

東歐的矛盾與煩惱

尹慶耀

東歐各國，憎惡共匪的分裂活動，又不願蘇俄重建其一元領導；爭取比較獨立的地位，而擺脫不掉對蘇俄的依存；想引用西方經營方式打開共產經濟的死結，而又畏懼自由化傾向會動搖其統治基礎。這是依靠外來勢力培植起來的共產政權之宿命的矛盾與煩惱。

今天東歐的動態，各國雖不完全一致，但就一般趨勢言，可列舉數點如下：①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面，主張多中心或無中心，不希望再受任何一黨支配；②政治方面，國家主義抬頭，想爭取一個比較獨立自主的地位；③經濟方面，從事緩和統制的改革，希望促進對西方貿易，獲得信貸與現代生產技術，發展獨立的國家經濟；④文化方面，接近西歐，有所謂自由化傾向。

與動盪的東南亞相比，東歐似乎是在和平與安定中，埋頭從事建設，向着右述的目標順利前進。然而那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它們正陷於矛盾與煩惱之中。

第三國際於一九四三年解散，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於一九四八年排除狄托後，實際上已沒有什麼重要活動，那時候世界共黨就可說已經沒有了國際組織。然而史達林本人，却是國際共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中心。黑魯曉夫首先與狄托修好，承認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多樣性，一九五六年二月在俄共第廿次大會上正式提出和平共存政策，并發起反史，同年四月十七日

解散共黨情報局，對東山再起且有民族共產主義者之稱的波共首領戈慕卡，及匈共首領卡達爾予以支持。然而，在黑魯曉夫時代，莫斯科仍具領導權威，而俄共綱領也就是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

匪俄鬥爭表面化後，當時北韓、北越、古巴乃至其他若干國家的共黨親匪，東歐各國共黨也乘機提高發言權，羅馬尼亞明顯地表示了中立立場。當黑魯曉夫要強行召開由廿六國共黨構成的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預備會議時，東歐的波蘭、羅馬尼亞都遲不作答，其他各國也惴惴不安，唯恐俄共在公開打擊共匪或公開分裂之後，會重建莫斯科的領導中心，而剝奪東歐正在逐漸拾頭的自主地位。

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下台，東歐大感震驚，它們主要的擔心，是害怕俄共的史達林主義復活，陷東歐於不利。於是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往訪戈慕卡，保證對外的和平共存政策不變。據傳當時戈慕卡曾經提出：「今後不要像黑魯曉夫一樣，凡事強人從己，要以平等地位相商談，充分聽取波蘭的意見」(註一)。其他各國共黨也紛紛跑到莫斯科，大概獲得了不改變政策的同樣保證後，東歐就安定下來了。可見它們關心的并非黑魯曉夫，而是東歐的地位。

不久前，奧國外長克賴斯基對日本時事通信社的加瀨俊一氏說：「黑魯曉夫時代，蘇俄對東歐可單方面命令行事。在會議中，東歐如不唯唯諾諾，他就用手指敲擊桌面，露骨地施以壓力，至於東歐的希望，他却不大理會。」

可是，在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時代，對於東歐的主張就要傾聽。這是大大的不同處」。

俄共新領導上台後，自布里茲涅夫、柯錫金以下的中央主席團各委員，分別率團出國訪問，促成了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國共黨莫斯科「會晤」（由預備會議改稱）的舉行，波蘭即行出席。會晤公報中說：「會議參加者強調指出各共產黨採取集體努力來改善各黨間的相互關係、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遵守所有兄弟黨自主和平等的民主原則情況下的團結的必要性」。直到俄共第廿三次大會前夕，莫斯科電台還在今年二月廿三日廣播中稱：「在共產黨人的大家庭中，沒有也不可能有所謂上級黨和下級黨、領導黨和被領導黨」。這種口號并不始自今日，但今日叫得特別頻繁。此外，俄共與東歐各國首領不斷接觸，并利用一切雙邊或多邊會晤乃至各國共黨大會，多方聯絡會商，企圖恢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統一。俄共的路線較獲多數共黨支持是事實，但無論蘇俄共黨或其他共黨，雖也不時提及召開共黨的國際會議，但總加上一個「時機成熟時」的先決條件。而且，去年十月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卅週年紀念時，蘇斯洛夫於同月四日在莫斯科學術會議中，強調俄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及召開共黨國際會議的重要性。廿三日「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雜誌，在布拉格舉辦由卅五個共黨參加的紀念會，波共代表即聲稱：「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所謂中心的存在」。義共明白表示反對召開國際會議，據傳南共、羅共則根本未出席紀念會。

最近狄托訪問羅馬尼亞，四月廿三日聯合公報中稱：「鑒於共黨和工人黨活動發展的條件各殊，南羅兩黨認為，每個共黨和工人黨都有絕對權利，根據其本國的具體條件以及馬列主義原則，獨立決定其本身的政治路線和活動方式」。這顯然是否認有任何中心，也就是提防俄共重建其絕對領導權的表示。

在政治上，東歐也努力提高其國家的自主地位。因此蘇俄也不得不在宣傳上時常提到自由、平等、獨立、不干涉內政等等字樣，但是東歐各國的共產政權，都不是國內勞動階級革命的產物，而是依靠蘇俄的軍事力量建立起來的。要想在對外對內和平安定中鞏固、成長，少不了又要依賴蘇俄。

蘇俄當前在歐洲希望暫時維持現狀，最近經由烏布利希之口，提出了所謂歐洲和平計劃，內容為歐洲各國關係（包括東西德關係）正常化、承認歐洲戰後邊界和兩個德國拒絕核武裝等。此外東德又申請加入聯合國。本來，提高東德的國際地位、承認兩個德國，藉以凍結德國與柏林問題，以及使奧得——尼西邊界線固定化，是會受納粹蹂躪的東歐國家的一般願望。今年五月七日莫斯科廣播波蘭對西德三月廿四日照會的覆照，就特別強調奧得——尼西國境，是最終的國際界線。但缺少了蘇俄的實力為後盾，這些就無由實現且獲得保障。蘇俄故意宣傳西德為復仇主義、是歐洲戰爭的策源地、急於獲得核武器、爭取在西歐的軍事政治領導權、想恢復一九三七年時德國國界等等，以刺激對西德尚抱有恐懼感的東歐各國，加強其對華沙公約組織亦即對蘇俄的依賴。

自從蘇俄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格列奇柯元帥兼任華沙公約部隊總司令以來，把公約機構所屬部隊各階層的組織、編制，都經過標準化的改編，輕重武器均為俄式裝備，軍官訓練配合蘇俄方式，戰略戰術觀念也完全協調一致。從去年一月十九日華沙公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以來，東歐在對西方的軍事步調上更趨於一致。九月間捷總統諾沃特尼訪俄，布里茲涅夫的歡迎演說中，公開提出要改革華沙公約機構。十一月末該條約機構會議在華沙舉行，決定公約軍要採戰時體制。據西方報導，改革內容包括：（一）在過去完全由蘇俄包辦的司令部中，容許東歐各國軍事首腦參加，提高他們對東方軍事防禦的發言權；（二）增加軍事費，過去主要由蘇俄負擔，現今由東歐各國分担。

現今華沙公約有兩種部隊，其一是有蘇俄最新攻擊武器（包括戰術原子武器）的波、捷、東德各國部隊；另一種是裝備上雖為新式武器，但在戰事發生時將擔任次要任務的匈、保、羅各國的部隊。去年十月十六日起，公約軍在東德西南部聯合演習，出動者為俄、波、捷、東德部隊，匈、保、羅未派部隊，但自國防部長以下軍事首腦都前往參加。此外，據悉蘇俄在東歐駐軍二六師，計駐東德二〇師、波蘭二師、匈牙利四師，均有最新新式武器及飛彈裝備。又蘇俄指向歐洲的中程飛彈數百枚，歐俄駐軍計七五師。這些武力實際負有雙重任務，一是恫嚇西方，一是鎮壓東歐的反側。而且，我們要附帶提及，東歐軍的核子武器控制權仍在蘇俄之手，據傳捷克會要求自己掌有部分核武器而被拒，去年十二月俄外長葛羅米柯訪捷，或與此有關。

今年三月，布里茲涅夫在向俄共第廿三次大會提出的總結報告中，稱華沙公約機構的加強和完善，是社會主義各國人民成果的可靠盾牌，可以威嚴的力量起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保衛我們各國人民的自由生活。且聲稱任何人都改變不了現有的歐洲國家疆界。四月間俄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訪匈，在布達佩斯對華沙公約締約國軍隊戰鬥的友愛團結之加強，表示滿意。且強調指出，在現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帝國主義侵略性日益增大的情勢下，武裝力量團結的特別重要性。

下次華沙公約國家高層會議，預定在今年七月第一週舉行，那是在與北約盟國鬧彘扭的戴高樂預定六月訪俄之後，那麼這次高層會議免不了要企圖分化北約組織、強調歐洲和平、排除美國對歐洲的影響等等。然而，絕不可忽視的一點，蘇俄必將透過公約組織，加強對東歐的軍事控制，以抑制其在政治上要求自主化的傾向。

四

捷克在戰前的歐洲，工業生產力僅次於德國，而今天不僅與西德出現絕望的差距，甚且遠落於奧國之後。其他東歐國家雖有程度之差，但二十年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使它們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則大致相同。這使它們不得不採納一些修正主義經濟學家的意見，引用一些西方的經營方式，來從事一些改革。新經濟體制將於今年與新五年計劃同時實施，但其實驗則大多是始自一九六四年，且在工業生產方面一般都收得相當成果。我們可舉其近三年來的工業成長率為證（阿爾巴尼亞并未實行改革）：

東歐各國工業成長率(%)

阿爾巴尼亞	保加利亞	匈牙利	東德	波蘭	羅馬尼亞	捷克
一九六三 六·七	一九六三 一〇·〇	一九六三 六·六	一九六三 四·三	一九六三 五·五	一九六三 一三·五	一九六三 一〇·六
一九六四 七·四	一九六四 一一·〇	一九六四 八·七	一九六四 六·七	一九六四 九·三	一九六四 一四·一	一九六四 一四·一
一九六五 六·五	一九六五 一三·七	一九六五 五·一	一九六五 六·一	一九六五 九·七	一九六五 一三·一	一九六五 七·九
	(一一·八)	(六·〇)	(六·一)	(一〇·七)	(一三·五)	(九·一)

資料來源：一九六三、六四年數字，見去年三月廿三日「真理報」杜金

斯基論文。一九六五年為今年五月十四日莫斯科廣播中數字，括弧內為上半年數字，見今年元旦號日文「世界週報」。

與經濟改革同時，東歐各國更想在經濟方面爭取比較獨立的地位，而以羅馬尼亞為最。這有兩項值得注意的動向，一是東歐各國相互合作。例如羅首腦於去年數訪保加利亞，加強雙方經濟合作，且在聯合公報中稱，社會主義國家有「走自己的道路的權利」，那在對俄最為恭順的保加利亞乃係首次。羅南的合作，早在喬治烏——德治生前即已開始共同建設多瑙河水力動力系統，今年四月狄托訪羅，更強調擴大貿易及經濟合作。

另一動向是與西方增進貿易與經濟關係，這成為目前東歐的普遍趨勢，連保加利亞、東德亦不例外。東歐若干國家，在爭取西方的信貸。且不顧東德反應，除捷克外均與西德訂有長期貿易協定，接受為期五年的信貸，且互設通商代表部。南羅歡迎西方企業家在其國內投資，一九六四年末，此一趨勢尤為顯著。羅副總理加斯頓·馬林聲稱：「西方企業如肯提供資本與技術，羅馬尼亞願提供勞力與資源，彼此合作。羅將以硬幣支付企業利潤，而且保證不實行企業國有化」。南斯拉夫歡迎西歐尤其美國企業，與南國企業廣泛創辦合營企業，產品在西歐市場銷售而獲取外匯。這一辦法頗有魔力，迅即波及他國。匈、保、波都向西方伸手，而西德、英國、義國、瑞典、丹麥、奧國等，也頗願響應。又波蘭曾與西德鋼鐵康采恩克虜伯協議，由克虜伯提供機械設備與經營管理，波蘭提供工廠基地及勞動者，在華沙附近建設生產重機械等等的聯合企業。東德也自一九六四年四月以來，在包括北約國家在內的西歐國家設置通商代表部，締約向法購化肥工廠，向英購電氣機械，且擬由美輸入化纖技術與設備。

此種趨勢無疑會妨礙蘇俄經由「經濟互助委員會」，統一東歐經濟的企圖，因此它不能不設法阻止或牽制。在「經互會」體制下，有所謂「友誼油管」和統一電力系統。今年四月廿八日「經互會」成立十七週年時，蘇俄自稱它已把四千萬噸石油輸送給東歐，同時在六個國家建立了動力系統。蘇俄對東歐的動力及石油化學工業加以控制，是一件有力的武器（註二）。又東歐迄今仍以蘇俄為原料與糧食之最大的供給來源（它可以東歐產品係用蘇俄原料為由，反對其向西方輸出），且大都自今年起實行新的五年計劃，去年都

須與蘇俄簽訂新的五年貿易計劃，於是蘇俄乃乘機施以經濟壓力。捷克連年糧荒，去年要求蘇俄提供六十萬噸小麥被拒，其對蘇貿易佔捷貿易總額四〇%，蘇俄亦拒絕調整。十年前匈牙利向蘇貸款已屆償還期，要求延期未允。這些，都可以打擊東歐各國野心的改革計劃。

匈牙利經濟部長阿普羅羅曾經說：「經濟互助委員會只使問題複雜化，看不出有什麼一致。這并不完全是因為東歐內部的發展階段，也有『南北』之差，而是各會員國各自為政，根本就沒有真心來求解決」。羅馬尼亞一位高級官員說：「經濟互助委員會已建立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功績，創立了一個沒有錢的銀行（國際經濟合作銀行）」。話雖如此，但經濟互助委員會已使各會員國新五年計劃的時間齊一，彼此配合，這很自然的會以蘇俄的計劃為核心。而且，計劃經濟制度，必須把貿易納入生產計劃中，蘇聯與東歐簽訂新貿易計劃，係以自己的計劃為依據，而若干東歐國家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計劃以求適應。這是東歐普遍的煩惱。如東德自柏林築牆以後，勞動力量減少，加以近年來實行改革，經濟情況略有好轉，去年國民總生產增長五%（實際數字四·七%），在東歐為最高。然而因為蘇俄強迫它把工業品大量低價售與蘇俄，在貸款方面又不肯讓步，這顯然會使東德的改革成績化為烏有。雙方貿易談判自去年九月開始，十二月初蘇俄貿易部長帕多利切夫抵達東德，東德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阿培爾奉命限期簽訂貿易協定，乃於三日憤而自殺。

蘇俄在經濟上比較遷就羅馬尼亞，但傳說會率貿易代表團訪美的羅副總理加斯頓·馬林，却於去年七月羅共大會上舉行了自我批評。由此可知，東歐的經濟自主也有一定的限度。而由於蘇俄的壓力，黨內死硬派的反對、部分工人的不憤與不滿，以及經濟本身的若干因素，東歐經濟改革的成果，也就有了一定的限度。

五

去年八月六日「時代週刊」報導，最近英國詩人史蒂芬·斯本塞在一次波蘭作家集會上表示，他最希望見到的就是共產黨。不料會議廳後面突然有人大喊：「你來得太遲了」！

東歐在文化上本來接近西方，很多都受法國文化的影響，而高於俄羅斯

文化。蘇俄過急地強迫「俄化」結果，只招來不少反感，羅馬尼亞已率先廢止俄語必修科。在波蘭、匈牙利，可以買到某些西方報紙。隨着經濟改革、東西貿易及觀光事業的發展，東歐的文化界尤其文學藝術界，也有一些西歐化或自由化的傾向，若干以前會禁止出版的西方作品解禁。

不久前東歐掀起一陣卡夫卡熱，富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是德國籍的存在主義作家，曾被東歐目為反社會主義的頹廢主義者。一九六三年五月，捷克科學院主辦東歐文學家會議，捷、匈代表主張對卡氏重新評價，東德代表反對。此後捷、匈陸續出版卡氏作品，德共中央文化委員會主席阿·庫雷拉則對卡氏痛加批判。當歐洲作家會議在列寧格勒舉行時，重提卡夫卡問題，愛倫堡站在贊成方面，蘇俄作協第一書記費定反對。但莫斯科也出版卡氏的「流刑地」「變身」等著作。卡氏之受東歐知識階層歡迎，有一項特別的原因，例如他的作品「審判」中，描寫了善良的人們突被告到神祕法庭而遭逮捕，毫無理由地被處死。他很多作品都會使人回憶起史達林的黑暗時代，讀者們不僅共鳴甚至會有此類似經驗。卡夫卡生前和友人談起一九一八年當時的蘇俄革命時說：「洪水泛濫得越廣就會越淺，其中革命成分會被蒸發掉，只賸下新官僚主義的泥濘，而極枯了人性」。這偉大的預言業已應驗，但東歐當局能容忍他的作品出版，也就表示其文化政策的緩和。在東德，一位黨員說：「拿起筆來，曠工同志！」那種陳腐的文化政策，產生不出偉大的作品。他抨擊專門讚美社會主義英雄的小說，對御用文學作家加以嘲諷。而烏布利希本人竟然說這種意見是有益的，且允許卡氏作品在東德出版。

羅馬尼亞於去年八月公佈新憲法，被認為有自由化色彩。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會召集作家藝術家說：「一切表現形式是自由的。過去藝術家對西方作品偏見過重，應該更正直一點」。

最近捷克「文學報」上有一篇文章，主張社會主義制度下應該有更多自由，認為在文學藝術上有選擇的自由，不會有恢復到資本主義去的危險。然而，我們知道，這正是共產政權所擔心的。它們為了某種情勢與政策的需要，有時會放寬自由的尺度；但為了同樣的需要，有時又會收緊自由。一九六二年以降，波蘭因經濟困難、人民不滿而收緊自由，壓抑文學及藝術家，限制出版活動。前引斯本塞所參加的，大概是去年三、四月間波蘭作家協會華

沙分會的集會，那時會場正充溢着不滿情緒。另據西方消息，去年十月布拉格紀念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卅週年時，共黨國家頭目已經擔心知識份子的背叛和反共主義的抬頭，害怕它們當前的溫和政策，會使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於是它們也要求一個對抗的計劃。最近蘇俄兩個作家的判刑，東歐也對自由派、「反動派」作家藝術家加以責難，是否與此有關，不得而知。自然，作家與知識份子仍在繼續反抗。但東歐的自由化有其一定限度，則毋庸置疑。

六

在俄共第廿三次大會中，外國共黨代表由戈慕卡首先發言，對蘇俄大事稱頌。卡達爾則說沒有反蘇的共產主義。其他東歐共黨也異口同聲強調團結，即使羅共亦不例外。今年四月卅日，周恩來在歡迎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的演說中，大肆抨擊蘇俄，東歐各國代表相率退場（蘇俄代表未被邀請），唯羅馬尼亞代表仍留在那裏，表示它的「中立」。五月十日一次酒會中，因謝胡講演時抨擊蘇俄，上述趣劇再度重演。

東歐對於共匪「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社會主義國家，堅持走革命道路的西歐、北美和大洋洲的無產階級，都把堅決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當作自己最重要的國際主義義務。在這問題上採取什麼態度，是區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最重要標識，是區別革命反革命和真革命假革命的最重要標識」（註三）那套理論，不能同意。相反的，蘇俄最近主張，在社會主義體系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運動、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等「三大革命運動」中，以前者為核心。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最重要的國際主義義務。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可以加強社會主義的防衛能力，在國際舞台上束縛住帝國主義的力量，避免毀滅性的核子大戰；向全世界勞動人民有說服力地證明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提高革命意識；吸引新興國家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對民族解放鬥爭給予實際而有效的支援。這樣就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戰勝資本主義」。

去年十月廿七日「真理報」社論「社會主義國家至高的國際義務」中說：現代世界革命中各個主要隊伍，應該互相全面支援，但各有其本身崗位上

的任務，不能彼此越俎代庖。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代替其他民族去完成民族解放，不能代替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去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國家要發展經濟，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要建設一個能夠抑制帝國主義勢力的物質基礎，和一個幸福的、完善的使資產階級不能利用作反宣傳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加強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本身廢除資本主義的願望。完成這些任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對世界解放運動最重要的貢獻。

不管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如何，但在急於發展國家經濟的東歐，蘇俄的理論較共匪的容易被接受，當係事實。

同樣理由，東歐對共匪一味拒絕越局和議的態度，亦表不滿。捷共會斥責共匪「不顧越南人民的痛苦與死亡的犧牲，強其從事十年乃至百年戰爭」（註四）。站在共產國家的立場，東歐對北越不能不予支援，同時又要抨擊美國「侵略」，這不僅使它們的「和平共存」路線受影響，而且妨害其對西方尤其對美國貿易的增進。去年九、十月間，美國派往波、羅的貿易代表團，據稱無大成果。而波蘭與克盧伯的合營企業計劃，似乎也陷於擱置狀態。

去年十二月哈里曼訪問華沙，傳會要求波蘭促成和談，波會派外交部祕書長米哈洛斯基前往莫斯科、北平及河內，惟和議遭匪及越共拒絕。今年一月底，波蘭提議共產國家在華沙召開統一援助越共的會議，復遭匪、阿拒絕。又去年即傳說羅總理毛雷爾會斡旋越局，惟被美國否認。今年五月初哈里曼因商談北越拘留美俘問題會赴日內瓦訪問紅十字會主席哥納，宇譚因出席世界衛生組織會議開幕禮、毛雷爾因治病，亦先後赴日內瓦，而哥納在此後不久將赴羅馬尼亞，羅亦有一代表團將訪北越，於是當時和談之說又起。此或并非事實，然東歐之希望越局和談，當無疑問。

此外，尚有若干實際利害問題，使東歐不得不較近蘇俄。但即如在援助越共問題上採取聯合行動，亦足以加強蘇俄之領導地位，此又固非彼等之所願者。但它們也討厭共匪在它們國內搞反俄宣傳、在它們黨內搞派系、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搞分裂活動（註五）。

七

東歐共黨不希望世界共黨有一元化的領導中心，因而也不願國際共黨真正分裂，促成分離的兩個中心的建立。它們希望有比較獨立、自主的地位，

却又不能不在政治、軍事、經濟上依賴蘇俄。想發展對西方的貿易，却不能不受蘇俄的牽制。文化上的自由化，又須以不影響其共產思想為限度。因之，目前的東歐，正在矛盾與煩惱之中。當然，如果說蘇俄已能牢牢地掌握住東歐，那決非事實。而東歐也將繼續掙扎。最近，羅馬尼亞關於華沙公約的若干發言，即其證明。

現在，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在共產集團內部，東歐各國都以其國家自身的利害為重，但依然不能完全獨立。在重要的國際問題上，它們都仍以共產集團乃至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為重。所謂獨立傾向最顯著的羅馬尼亞，其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也於去年羅共大會上說：「我們外交的基調，是以首先與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為第一義」。

蘇俄中學生升學與就業的兩大難題

王啓升

一 恢復十年制中等教育

蘇俄原規定兒童從七歲開始，進初級學校，受七年義務教育及完全中等教育三年（即十年制中等教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公佈教育改革法令，改七年制義務教育為八年制義務教育並將完全中等教育由十年制改為十一年制。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復規定今後十年，將八年義務教育提高為十一年，而下一個十年則實施全民十一年完全中等教育。蘇俄將兒童義務教育，由七年提高到八年，再提高到十一年，目標不能說不高，不過近五年實施的結果，並不理想。據本年二月九日莫斯科「真理報」社論稱：「這並不是秘密，最近幾年有相當的一部份八年制要畢業的青年，沒有任何理由，從日間部退學參加生產」。這可以看出蘇俄連八年制義務教育都行不通。同月六日「真理報」載蘇共中央與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中學生升學與就業的問題，曾通過決議十六條，其中第一條

註（一）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世界週報」清宮龍：「蘇俄靜靜滲透東歐」。（二）羅馬尼亞自有石油，不包括在「友誼油管」系統內，且與南在多瑙河合建電力系統，可增強其獨立地位。（三）一九六五年五月廿五日彭真在印尼「阿里亞哈姆社會科學學院」講話。（四）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一日布拉格廣播。（五）今年三月廿一日西德漢堡「世界日報」揭載俄共中央向黨內各級組織及其他國家共黨發出之反匪密函中稱：共匪積極進行分裂活動，已在三十個國家建立其所領導的組織。又據五月十日中央社波昂專電：波蘭亦有一個自稱波蘭共黨（按波蘭現執政黨為統一工人黨）企圖顛覆戈慕卡的親匪組織，曾於去年十月發表「宣言」。果爾，則戈慕卡對匪態度之轉變，當事出有因。

稱一九六六年蘇俄普通中等教育學年開始縮短一年，本年中學十年級肄業學生，將與十一年級肄業學生同時畢業，似此情形，那蘇俄除自一九六四年八月縮短中學生生產技藝教育由三年改為二年外，從本年度開始，又重新恢復蘇俄過去十年制的完全中等教育。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改變？而這種改變對蘇俄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乃至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如何？蘇俄官方並沒有作詳細的報導，但從上述「真理報」所公佈的決議和各項資料來看，這有它的種種因素。就蘇俄目前經濟改革與發展情勢來分析，蘇俄目前無論工業、建築業、運輸業或農業等部門，由於生產技術的進步，機械與自動化設備代替了人工，能力較差的員工，當然會遭受淘汰；另一方面，生產技術的進步，為提高生產效能與增加企業本身的利潤，不能不需要優秀的技術工程人員與熟練的工人幹部。蘇俄從本年起縮短中學學年一年，其目的便是為了適應這種需要。但原有的職工不可能大量淘汰，而職業位置畢竟有限，這便產生了蘇俄中學畢業生升學與就業兩大難題。現首先說明一九六五年蘇俄中學畢業生的